

毛

鄭

異

同

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六

欽程 晉芳 學

小雅谷風之什

谷風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山巔之學上草木犹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  
草木枝葉犹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  
能不時有小訟乎

案此訓為盛夏未見其然劉氏故曰習之風生草  
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  
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乎似較勝前人

彘義

餅之登矣維彘之恥

傳餅小而彘大登也

彘餅小而登大登大而盈言為彘恥者刺王不能富分

貧衆恤寡

案彘意恐未是傳意而傳本不明朱子曰言餅資于  
彘而彘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登矣乃  
彘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此勝舊說矣

出入腹我

傳腹厚也

箋腹懷抱也

正義腹厚釋詁文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案此當以箋為定論

昊天罔極

箋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罔極

案箋亦可存宋人云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似更勝毛公無傳不知于意云何

大東

小東大東

箋小也大也謂賦飲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案此句毛亦無傳宋人謂是東方大小之國似勝箋

無浸獲斫

傳獲又也

箋獲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斫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

正義鄭唯獲為木名尚唯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斫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

案木無自落之理必刈之始為斫毛義為勝

尚可載也

傳載、手意也

箋庶幾斫是獲斫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

案此又箋義為長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未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案箋所以與傳異者以上東人之子二句與下西人之子二句苦樂相反則此舟人亦宜與下私人相反也不知古人行文未嘗拘定傳義質而可存賴瀆曰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藉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雖新尚不及毛義故朱子從毛

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傳揀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饗今天畢則施于行列

而已

正義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以所助載鼎實也掩兗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色畢之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于其上雖可西通箋義為長

案傳箋義異而可並存宋人多用毛說蓋以其簡賅也疏取孫氏說右箋非也

載翁其言

傳翁合也

箋翁犹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正義言合者以天星象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  
相接其舌也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于  
天文不便故言翕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  
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案翕者吸也箕星末一星特縮上如吸然鄭義近之  
毛說稍遠

四月

###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六月太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  
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案此傳義足矣箋贅而煩



爰其適歸

傳適之也

箋今政亂國將有夏病者矣此禍其所之歸手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

案此箋與傳畧同而均未合也此適歸即爰其適從之義宋人解自可從不必泥于毛鄭

滔口江漢南國之紀

傳滔口大水貌其神足以網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象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案此箋義為長但吳楚之君以下仍未確也

潛逃于淵

傳大魚能逃處淵

箋言鵬鷲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鷲能  
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喻民性安土重  
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案此亦箋為定義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亦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  
其事

案此無傳者不煩釋也箋則稍贊此杞為枸杞辨見  
詩緝杞菜之葉何不可食之有

或王事鞅掌

傳鞅掌失容也

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正義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寔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案此孔疏以鞅掌為煩勞得之傳云失容未知果是煩勞否要當從仲叔說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箋將猶扶進也

案箋義簡明可從

小明

日月方除

傳除陳生新

箋四月為除

正義上云二月初吉為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

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舒也孫奭曰物之枝葉敷舒然

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寔同也  
案鄭雖據爾雅究不及毛義之允當

介爾景福

傳介景皆大也

箋介助也

案此當從義

鼓鍾

鼓鍾將亡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  
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  
水上之作先王之樂失礼尤甚

正義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于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

案此樂為淫為正。于詩本文未之見。二說姑存可耳。  
憂心且妯

傳妯動也

箋妯之言悼也

正義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案此二字義皆未知何本。訓雖異。姑並存以俟考。

其德不猶

傳猶若也

箋猶當作瘡。病也

案鄭于此篇解同斯于究之傳箋義雖異而未安也  
穎濱曰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最合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採離北夷之樂  
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  
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王也籥舞文樂也

正義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籥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 以干



厥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象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  
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此

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  
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  
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絃  
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  
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  
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或肆或將

傳肆陳將齊也

箋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案此箋勝傳

先祖是皇

傳皇大也

箋皇睢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睢之  
釋文睢于况反

正義箋易傳以皇為睢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睢孫毓  
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  
孝子為能養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  
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案此及信南山泮水箋皆作睢泮水訓睢作往與此  
及信南山小異然皆不及傳之簡明故宋以降多從  
傳

或燔或炙

傳燔取腓骨炙也肉也

箋燔也肉也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饗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燔取腓骨王肅云取腓骨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鷹刀以封之取腓骨注云腓骨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腓骨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管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腓骨燎于爐炭是燔腓骨也既以燔為腓骨故以炙為炙肉為傳以炙為炙肉則是存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于俎則此非尸賓

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  
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  
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于此言之者以其為之于  
饗故就饗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  
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  
肝者特牲主人獻尸寔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  
燔從彼燔與此燔從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  
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燔燔用肉  
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  
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  
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  
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大白燔飶

葉傳曰加大曰燔對暹炙者為近大故云傳大加之  
燔其定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干獻酒  
之內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齎而  
貫之以炙于大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  
數多少長短若非齎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  
乎故知燔亦齎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  
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  
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脾膾燎之于爐此燔炙為  
之于爨礼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  
荐之事故易之也

案此條據特牲礼則鄭視毛為優宋人多取鄭義惟  
為俎孔碩呂謂是荐熟此或燔或炙則從獻也陳長

發曰為俎孔碩鄭解為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為是  
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嘽鄭以碩為  
肥碩亦通案俎之為用多端有荐腥之俎荐燂之俎  
又有斝其音斬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  
名从獻之俎鄭解肆將為肆骨體而進之則荐孰之  
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从獻與燔炙合為一事  
亦有理也則鄭並不誤矣

### 為豆孔庶

傳豆謂內羞庶羞也

箋庶羞也祭祀之礼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

脂美也者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脂字又作侈

正義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蕪二羞  
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  
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  
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  
配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  
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  
庶臠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象也臠多也孫炎曰庶  
豐多也云臠然則豐臠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  
且以為俎孔碩類之宜為肉甚肥臠故易傳也  
案此庶字訓衆為最確即論語庶<sub>其</sub>之庶也

既齊既稷既烝既勑

傳稷疾勑固也



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

正義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子一敦，上佐食，蕪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嘒之。詩懷之寔於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齋黍。

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  
食搏黍授祝曰授尸曰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  
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寔于左袂挂于  
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是  
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  
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  
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  
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  
食搏黍授祝曰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儒于醢者以  
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辨儒于  
三豆有擣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嘗嘗之  
故知儒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

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  
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  
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  
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  
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于出故  
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  
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擇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未汝孝孫使  
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  
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是其辭之畧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  
多于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

辭者亦天子之礼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礼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案此條子雍之說可從鄭以匡為筐似亦宜從毛作匡正解康成通三礼故釋詩多有典據然虛寔之義各從乎時故愚未敢盡從

### 皇尸載起

傳皇大也

箋皇君也尸稱君尊之也

按二義雖異而皆可存

信南山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

箋手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

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

正義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穴使成平田定貢賦于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為甸讀與維禹甸之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邾特牲云邱乘其棗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

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為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  
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詵之則邑方一里邱  
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  
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  
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  
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  
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上方八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十  
為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  
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六十四井出長  
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  
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為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  
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  
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  
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  
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  
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  
禹甸之為邱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灾  
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于周法

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此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邱甸之案此二義亦可並存而毛義簡明不可以鄭之典雅而軒鄭輕毛也



甫田

俾彼甫田

俾甫田謂天下田也

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  
釋文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

正義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為天下田  
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  
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于夫井不限之  
于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  
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  
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收十千亦猶頌  
云萬億及秬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

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于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

案甫田宜從齊詩毛傳此文毛公自為變異不及齊傳之安

歲取十千

傳十千言多也

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穡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口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成為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畝見其數從井道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正義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國馬法曰夫三為屋口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口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道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畝見其

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  
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為稅  
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曰畝者以十千之文  
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  
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  
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二鄭國間說  
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  
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彼瀉鹵之地灌  
溉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  
收一鐘也

案此鄭義為核得疏尤明

攸介攸止

傳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耕閒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誦，肆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正義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也。鄭雅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

陳氏啓源曰：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正，為定言治道所大功所定。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以爾齊明

傳器寔曰齊在器曰盛

箋以潔齊豐盛

釋文齊本又作齋又作查同音葵

正義經傳多盞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案二義雖似異而大指畧同

攘其左右

箋攘讀當為餼餼。餼饋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

釋文攘如羊反鄭讀為餼式尚反王如字

正義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于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故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饋饋也田峻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文帝王乃

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于其事婦子俱讓也

如茨如梁

傳茨積也

箋茨屋蓋也

正義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

大田

俶載南畝

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蓄粟之蓄時至民以其利招熾  
蓄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

釋文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  
志反蓄音緇粟音列鄭注周礼云讀裂熾之裂

正義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  
肅以俶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招始發事于南畝  
此及載艾良招皆于招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  
者用招于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蓄

案此以王肅述毛為正解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草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正義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纁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韎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韎士無韎名謂之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韎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緇韎韐行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韎矣言韎

鞞者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鞞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鞞耳其士寔士正名鞞鞞士冠禮爵弁服鞞鞞不言鞞是也 傳言鞞鞞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鞞鞞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鞞鞞故名此衣為鞞鞞也士冠禮注云鞞鞞者緼鞞而踟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鞞鞞又駁異義云鞞草名齊魯之間言鞞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鞞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鞞鞞故云茅蒐鞞鞞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鞞鞞駁異義云有鞞鞞無鞞有鞞無鞞鞞是鞞鞞必代鞞也其礼合韋為之此鞞鞞是蒨蒨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鞞

裳紵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敬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紵衣耳

陳氏啓源曰韐本作韐左从中

音弗其或體

乃韐與韐皆

祭服而異制矣大夫以上服韐士無韐而有韐制如楹鼓四角其色韎規說謂之韎韐其非祭則通服韎然則韎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韎韐者士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韎韐有夷鄭訓為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韐弁服及左傳韎韐附注之文而改訓為戎服恐不然案周禮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韎  
韋為韠也左傳跗注或作不注不讀為幅注訓為屬  
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袴而屬於跗皆非蹕  
也安得以衣弁用韎韋而韋合韎韠為一事哉又爵  
弁韋弁陳氏礼書疑為物元無確據况爵色微異  
而韎色淺矣兵事之韋弁必非韎韠所配之爵弁礼  
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韠之傳惟士得傳之  
豈槩為戎服之名哉

案此傳義已備茅蒐之聲亦影響詞耳

裳者華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傳言世祿也

箋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案此傳箋雖合不及朱子云言其車馬威儀之盛也

桑扈

文上桑扈

箋文上猶伎上飛往來貌

正義黃鳥小宛傳曰文上小貌此云猶伎上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伎上寔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

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

案此傳箋義皆可存

君子樂胥

傳胥皆也

箋胥有才知名也

正義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  
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  
故智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  
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  
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  
胥須古今字耳

業箋甚與核雅得疏尤核但毛義終長無可勝宋人  
以胥為辭也究之太空不及毛之有意

驚鴛

戢其左翼

傳言休息也

箋載欽也驚禽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故其左翼以合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案傳意已足箋文過深而亦可存

頰弁

有頰者弁寔維伊何

傳頰弁貌弁皮弁也

箋寔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寔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寔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案傳釋頰弁辭渾而下文亦以為刺幽王此當從李厚菴以為兄弟親戚受燕于王之作傳箋均不可用

先集維霰

傳霰暴雪也

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過氣而搏之謂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案此箋精細勝傳

車牽

景行曰止

傳景大也

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正義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

賔之初筵

正義此經五章毛以上三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



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三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  
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陳古以駁今

陳氏啓源曰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駁鄭為以大駁

後儒說詩者或从毛或从鄭或首章从鄭次章从毛

此莊集注之說呂氏從之皆攷據孔文以為言獨朱傳則在不毛

不鄭之間禘取大駁燕駁之源不知其何所折衷

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為言

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

多燕駁禮此不可解者一也大駁口皮侯燕駁口獸

侯集傳引天子饗侯諸侯麇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

也燕駁之侯也將駁繫左綱又鄉駁禮而燕駁如之

者也遷樂之事亦燕駁之同于鄉駁者也則宜以此

章為燕縣歟矣然首引大歟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歟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于下鄉射之事也既禮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為鄉歟矣乃仍蒙大歟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為參約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歟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彊益遷樂文于大歟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縣鄉歟禮所以申毛意也引大歟禮所以申鄭意也然論侯大歟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肯妨歟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礼畧不備軒縣不足妨歟不須改蓋叙引此詩為刺幽王則所言當為天子之大歟矣朱傳既不遵叙而以為並公悔過詩

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禮文可攷也。集傳顯與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為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後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上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學之議，不敢以說出于朱子而默不置辯也。案武公為鄉士，在平王時非幽王時也。小序似誤至此。詩之作一以悔過，一以刺時，即出幽王亦未可知。詳玩經文毛義，不失不必曲從鄭也。

左右秋

傳秩、然肅然敬也。

箋秩曰知也

正義箋依釋訓云秩曰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媒  
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

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  
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正義壬大林君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  
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  
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荐之酒食散羞之百禮也毛  
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寔祭之  
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

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礼有孝子之人君耳

案林當訓其會如林之林言其衆盛也朱子大盛之訓為長

錫爾純嘏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按此宜從箋

賓載手仇室人入

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口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

箋仇讀曰剋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釋文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斟音俱謂挹取酒

正義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

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于室故謂之室人也

大射云司射請于公鄉射云司射請于賓則射法立

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于賓許

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

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

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

所比不是賓取自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于有

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

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于以此云主人

亦入于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主射  
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  
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朱氏鶴齡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言賓黨射則手敵  
主黨入射又手敵賓主皆善射也毛于此章不言祭  
鄭不言射蓋互有得失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者也時中者也

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  
錯相醕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  
也

正義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

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今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礼云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是豐上之解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敬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礼以至于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



未虛也特牲礼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寔解于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曰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解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案安體之訓自不可易朱子引崇坵康圭之以釋之雖典雅而古訓質直難勝時之一字以穎濱時物之訓為長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筮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

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案此當從傳益立監佐史本以正酒過彼醉者昏然不覺恣為不臧不醉者在旁反覺其可恥也鄭說非也一說原立監佐使之意所以防人之不臧今反甘為不臧而以不醉為恥亦道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箋式讀曰愚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于怠慢也正義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愚訓之為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案此箋不明文子諸家解亦未見分曉蔡仁錫曰式勿從謂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似較勝前人

### 俾出童羖

傳羖羊不童也

箋使汝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sup>北</sup>壯有角

蔡氏德晉曰童羊無角羖羊有角童乃是羖口乃是童醉言之顛倒背謬如是也羖爾雅以為夏羊之牝者說文以為夏羊之牡者康成以為羖羊之性北壯有角則兼北壯言之

案此亦傳為長得蔡氏說尤明

小雅魚藻之什

采菽

紼纒維之

傳紼紼也纒維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箋揚木之舟浮於水上汎也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  
紼繫其維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礼法  
正義釋水云紼纒維之紼紼也結維也孫炎曰紼夫  
索也李廵曰紼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結繫  
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紼訓  
為紼是夫紼纒訓為維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  
以紼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  
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案傳以王能維持諸侯箋以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  
說皆通而傳尤勝

亦是疾矣

傳疾至也

箋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將自安止於是言思  
不出其位

案二義皆通宋人多用毛傳亦以其勝箋前

角弓

如酌孔取

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  
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案此傳無釋鄭意。貼老人說非也。蓋自上二句已悞釋矣。頽瀆曰老馬必憊其駒必強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為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為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此勝古訓。

毋教孫升木如塗土附

傳孫獲屬塗泥附著也

箋毋禁肆孫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梓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正義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孫升木  
必也如以塗之必著以孫之性善登木沉之性善  
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願下小人與  
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  
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之  
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  
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  
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蘇氏徹曰孫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  
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特患徽猶之不立無  
以來之罪

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不必教之

也今幽王入疎薄骨肉為不善于上以倡之是教孫  
升木也小人樂于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  
以塗口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  
也

案此亦宋人解得之二說皆通而劉說尤勝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莫無也遺讀曰隨

釋文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  
亡鄭音樓斂也爾雅云哀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正義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口從  
于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  
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



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謹恭也此  
毛不二句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委之為數乃常  
訓也故別為毛說焉

案鄭破道為隨未之敢從蘇呂以遺為予朱子謂不  
肯賤下而遺棄之嚴氏謂王莫肯以恩義及骨肉三  
家之說當以嚴為定勝古訓也

苑柳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

傳蹈動暱近也

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憇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釋文蹈音悼鄭作悼病也

正義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暉近釋詁文毛于下章瘵為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暉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心悼病若悼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

案此當從傳不必如箋改字朱子云蹈當作神則是速矣

俾于靖之

傳靖治

箋靖謀

案靖字似以傳義為長

後子極焉

傳極至也

箋極誅也

正義靖治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  
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  
也 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  
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  
言假使我朝王上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  
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案如箋說則極近極義雖云有本末之敢從而傳亦

失之太渾朱子曰極求之盡也似可從

都人士

行歸于周

傳周忠信也

箋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決傲之又疾今不然

案此條傳箋皆同可從東萊引陳氏之言以周為鎬京似亦可存蔡仁錫姚震佐駁之云都人士則其人已在周矣安往而復行歸耶不知都人士竟無出京復歸時耶此不可泥也

臺笠緇撮

傳臺行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箋臺夫頌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釋文臺如字爾雅作臺夫音符本亦作扶

正義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  
之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固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  
充二事為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 禹貢有島  
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  
之此臺草之名一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  
掌鳥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  
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表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各舉其一而言之

案此宜從箋臺笠不必分解

緇直如髮

傳密直如髮也

箋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案此傳箋畧同箋能廣傳之義尤善宋賢自宋子始疑為亦是言髮華谷益詳論之究不及古訓之質

謂之尹吉

傳尹正也

箋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

正義尹正釋言文王肅曰正而吉也言謂之者是

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

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婚

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

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  
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媾相攸言汾王之  
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  
曰吾聞姬媾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  
世賁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  
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媾也孫毓云尹氏媾氏  
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  
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案此條亦當從箋

垂帶而屬

傳屬帶之垂者

箋而亦如也而屬如鞶屬也鞶必垂屬以為飾屬字

當作裂

釋文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

正義毛以言垂帶為句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鞞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鞞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鞞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鞞革女鞞絲注云鞞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鞞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縹字雖今異意寔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鞞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鞞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縹故言



屬字當作裂也

案此則孔傳為長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傳興也

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

正義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 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案此箋義為長故朱子于此亦云賦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磨

侍磨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箋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犹不至是以憂思

正義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別尊卑則適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 箋解婦人所以

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度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案進御之說雖古而非經典正文君子所不道自以箋說為長

隰桑

遐不謂矣

箋遐遠謂勤

陳氏啓源曰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為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取鄭曰瑕之言胡謂猶

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并及他詩遐玃  
二字然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亡改其奔說所  
見必有退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為故進  
其忠告于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  
孟子產賤隄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三十八年杜注  
云蓋敬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  
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引末引論語愛之能勿  
勞乎忠言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請彼以中心善  
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  
引以為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  
鄭本訓謂為勤浚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  
于詩矣鄭引論語既貽于杜亡注左傳又貽誤于呂

千餘年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  
箋意也鄭訓謂為勤釋語勞謂與勞同義皆勤論語言  
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詩言愛  
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  
不忘也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案此傳無文陳氏盛鄭箋雖曲為之解究之以謂為  
勤不可訓也如以遐為遠作久遠不謂請猶可耳其  
他則從朱傳毛無釋者不煩釋也

白華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

箋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為管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為脫興者喻王取于申也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袞似袞似為孽將至  
滅國

正義釋草云茅管白華一名野管郭璞曰茅屬也此  
白華亦是茅管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  
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  
夫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  
意或然箋以序言得袞似而黜申后明以管茅相  
比故以韌脆為喻以管漚之明朝也茅不漚故脆也  
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來白華也茅  
雖此管為脆其寔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子茅宵  
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

案傳義未明當以子雍解為正

俾我獨兮

箋王之遠外我不復答攝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

子曰獨

案此傳無釋知亦不煩釋也箋老而無子曰贊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傳英曰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

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與白華之管相

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如使申后見黜

正義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衰如而黜申后

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茅與白

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  
喻為切故易傳也

案此傳勝箋

天步艱難之字不猶

傳步行猶可也

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  
由爾

正義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  
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  
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  
侯為毛說

案逸齋以天步為天運似可補漢唐之未備至猶訓



為國固無以易箋也之子指幽王為是

念彼碩人

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正義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

同

案讀詩記引邱氏曰碩人謂幽王也此最合前此諸解皆非是毛公無傳只是不煩解耳知不與鄭同

瓠葉

有兔斯首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

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雖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持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體也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首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十服七皮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釋文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

案斯祇是虛義訓白非也

### 酌言獻之

箋每酌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

正義四章皆云酌言者我也其意云酌酒我常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當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之名也不于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

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庶人執驚，庶人見國君走亦往。見于禮焉。

案此亦與茅苴之溥言同，直是虛文，非有寔義。箋疏與雅究屬異辭。

漸之石

漸之石維其高矣

傳漸之山石高峻

箋山石漸之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象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

案傳簡質義已盡，箋為贅文。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

勞廣閭言不可卒服

正義以漸。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乃是上句。而于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鄭以勞為連。言廣濶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于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戎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苔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興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

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廣濶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及口之誅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

呂氏祖謙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案此亦毛義為長

武人東征不違朝矣

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于王。

正義以序云。今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于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肅云。武人王之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

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而列于詠歌王氏之義  
不為長矣

案疏駁王說是也而箋義亦未見長宋之歐蘇呂氏  
尚遵其說朱子曰遑暇也言無朝見之暇也此最明  
晰足以正箋之失

維其卒矣

傳卒竟

箋卒者崔嵬也

釋文卒毛子邱反鄭在律反

正義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 箋

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卒釋異山  
云卒者屢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卒者崔



鬼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

案此傳頗勝箋

有豕白蹄

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而前豕進涉水波

箋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曰蹄皆白白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槽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于豕

正義豕豬釋獸文釋詁烝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為雨

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然象釋義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已訓蹄為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則白豕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為釋詩。上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蹀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蹀疾于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蹀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獸于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卧處名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處與象豕涉入水之波連矣。

案此大義傳為長而解曰躡箋頗精類濱曰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蓋周旋于毛鄭之間者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興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解頗別不及蘇傳之安

苔之華

其葉青青

傳華落葉青也然

箋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苔之華衰而葉見青也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案箋亦廣傳義而稍覺其贅孔疏云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此最明曉

鮮可以飽

傳治日少而亂日多

箋今者士卒人于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  
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正義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  
少乎所以易傳

案箋之易傳是也而尚有未分曉處蓋此兼兵民二  
者而言非專指士卒也賴濱曰言無暇及飽也朱子  
曰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  
其飽哉皆膠舊說